



侠骨丹心



梁羽生 著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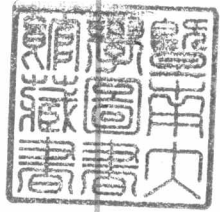
P2

I249.58
9823-2
1

梁羽生作品集
40

侠骨丹心

上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侠骨丹心/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9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29-0

I. ①侠…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5002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2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贻来

侠骨丹心

出版人 祁 军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黄增立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曾紫凤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27.5印张 778千字 插图30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1.00元(全二册)

目 录

- 第 一 回 荒山隐士迎佳客
美酒甜言惑少年 1
- 第 二 回 崎岖世路堪嗟叹
怅惘情怀可奈何 19
- 第 三 回 疑梦疑真逢异丐
半忧半喜救佳人 35
- 第 四 回 神功难测惊高弟
祸患潜埋闯喜筵 53
- 第 五 回 重来踪迹从何觅
出处恩仇忍细论 69
- 第 六 回 豪士惊心谈恶斗
荒山动魄遇穷儒 87
- 第 七 回 锦帐低垂人已杳
琼浆难得客归来 105
- 第 八 回 明珠尽散滋疑虑
红粉何尝是祸胎 123
- 第 九 回 谁施妙手空空技
哪识芳心惘惘情 137
- 第 十 回 异宝轻抛真侠士
荒林谈笑救佳人 153
- 第十一回 分离最是怜孤影
中伏何堪作楚囚 173
- 第十二回 诧见残脂逃黑狱
变来解药戏魔头 191
- 第十三回 慨赠奇珍怀玉女
巧搓解药戏魔头 207

第十四回	弦索声中来恶客 大明湖畔结良朋	227
第十五回	独行长剑一杯酒 孤客高楼万里心	249
第十六回	玄铁逞威斗帮主 道旁仗义作媒人	263
第十七回	倾国倾城难与遇 乐山乐水易忘归	275
第十八回	异宝纷陈招巨盗 华堂喧闹现佳人	297
第十九回	拭目惊看龙虎斗 伤心疑是凤鸾俦	311
第二十回	愿拼热血酬知己 误解芳心断侠肠	329
第二十一回	铸成宝剑还心愿 掌击桐棺报宿仇	341
第二十二回	拔剑狂歌伤往事 抚琴无语对良朋	361
第二十三回	秘魔崖下除妖孽 白玉环中识故人	375
第二十四回	禅机妙悟游方外 旧梦难忘坠算中	391
第二十五回	岁月消磨嗟白发 心思多少为金钗	407
第二十六回	毒酒碎情怆往事 良宵惊梦晤佳人	425

第一回 荒山隐士迎佳客 美酒甜言惑少年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
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龚定盒《己亥杂诗》

空山寂寂，鸟鸣嚶嚶。猿响寒严树，鸟鸣山更幽。在猿啼鸟语之中，却忽有空谷足音，踏破了荒山的寂静。

这是一个披着满身风沙的少年，他是武当派掌门人雷震子的关门徒弟秦元浩。此时正从险窄崎岖的徂徕山道上经过。

徂徕山是在山东西北部的一座名山，在泰安市之南，与泰安之北的泰山遥遥相对。山虽然不算很高，但因无甚出产，野兽也不多，山上却是少有人家。秦元浩踏进徂徕山之后，一直就是踽踽独行，没有碰见过一个路人。

虽然是踽踽独行，寂寞无伴，但秦元浩的心中却是热烘烘的。他听着山中的鸟语，似乎是在一唱一和，心里想道：“古诗说‘嚶其鸣矣，求其友声。’鸟鸣嚶嚶，自古以来，就当作为求友之声。我这次到东平县去，正是广交天下英豪的好机会。”

在空山寂寂之中，秦元浩已经在憧憬五天之后的热闹场面了。“今天是八月初十，出了徂徕山，两天之内，我可以赶到江家。八月十五才是正日，我早来三天，不知江家可有宾客到了？若是我第一个先到，可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江大侠极为好客，他一定不会嫌我早到的。”

原来八月十五这天是天下闻名的江大侠江海天的女儿出阁的日子，她的女儿江晓芙许配与他的掌门弟子宇文雄，定下了在今年的中秋佳节完婚。江海天结交满天下，各大门派知道了这个消息，少不免都要派人来江家贺喜。秦元浩就是代表武当派前往江家道贺的。

本来武当派人才济济，而以江海天的身份，他的女儿出阁，武当派应当派一个辈分更高的去参加婚礼才能表示隆重。但因秦元浩虽然只是雷震子的关门弟子，但他天生异禀，武功之高，却在一众同门之上，雷震子最喜爱他，有意栽培于他，故而在他学成出师之后，第一次“出道”，就叫他作为自己代表，到江家去做贺客。

雷震子知道江海天最喜欢年少的英雄，他把本门最得意的弟子遣往江家，江海天一定会青眼有加，感到高兴，而决不会嫌他失礼的。但因秦元浩是第一次出道，江家的人不认识他，所以雷震子特别写了一封亲笔的介绍信，连同江家送来的请帖，叫他一起带去。

此际秦元浩就正在做着广交天下英豪的美梦。

秦元浩正自想得得意，一阵风吹来，忽闻得沁人脾腑的桂花香味。秦元浩抬头一望，只见山坡上有家人家，房屋倚山修建，绿瓦红墙，颇有气派。一看就知决非猎户，而是有点钱的人家。这家人家的花园里种有许多桂树，丹桂飘香，随风送入秦元浩的鼻观。

此时已是日影西斜的傍晚时分，晚霞如血，在晚霞映衬之下，山坡上的野花更显得红酣紫醉，尽态极妍。加上了丹桂飘香，疏林里红墙隐现。这样优美的环境，实是令人不忍遽去。

秦元浩心里想道：“天色近晚，出了徂徕山未必找得宿头，不如就在这家人家求宿。”但随即想道：“却不知道是什么人家，师父吩咐，江湖上须得步步小心，处处谨慎，荒山幽谷之中，有这样一家人家，显见是不大寻常，岂能随便投宿？我在深山野岭里露宿也是惯了的，找不到宿头，又有何妨？”

可是秦元浩因为连日奔波，此际正自感到疲倦。他深深吸了口气，花香如酒，令他觉得好不舒服。秦元浩伸了一个懒腰，坐了下来，心道：“我且歇歇一会再走。反正也不忙着赶路。”

忽听得那家人家的花园里有个少年的声音说道：“大漠孤烟

直。”随即有个少女的声音说道：“长河落日圆。”秦元浩在雷震子门下，乃是日间学武，晚上学文，唐诗宋词都曾读过一些。听得园中的男女每人念一句诗，不觉有点奇怪，心道：“他们不在书房里读，却在花园里念诗，又不是整首地念，这却为何？”

那家人家在山坡下面，秦元浩则是在山坡上面坐着的，花园虽有围墙，却挡不住他的视线。他无意偷看人家，但因好奇心起，不知不觉地就把视线投下去了。刚才那对少年男女是在花树丛中，如今则出到园中的一片平坦的草地上。只见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把长剑。

那少年道：“你的‘大漠孤烟直’使得对了，不过劲道尚嫌未足。‘长河落日圆’却使得不对，还要再练。你看我的。”说罢，将长剑一抖，划了一道圆圈。但见剑影如环，少年的整个身子都似在光环之中。

那少女跟着将剑反复地划着圆圈，可是圈儿总划不圆。少女赌气道：“这么难练，我不学了。”少年笑道：“这一招我曾整整学了一个月，才能运用纯熟了，你才学了三天，就灰心了？”

少女道：“好，这招明天再练，你再把那招‘大漠孤烟直’比划给我看看，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劲道总是使得不足。”

少年一剑刺出，其直如矢，只见树上的桂花，纷纷飘下。

秦元浩虽然不在园中，但看见桂花纷落，也好似感觉得到他那虎虎的剑风。秦元浩不觉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少年使的确是上乘剑法，功力也很不凡，却不知是哪一派的？”这时，秦元浩才知道他们是在练习剑术，所念的唐诗乃是招数的名称。

少年说道：“出剑之时，小臂微弯，气沉丹田，蓄劲待发，出招之际，力求其直。这样劲道就自然足了。”少女练了几次，出剑之时，果然也有桂花落下。少年笑道：“好，你的天资比我高，这一招行了。”

少女道：“我和你对拆练过的十二招。喏，星垂平野阔。”一剑刺出，剑锋颤抖，剑光铺开。秦元浩虽然不懂得他们这一套剑法的奥妙，也知道少女使的这招，已经符合了诗的意境。果然听得少年赞了一个“好”字，说道：“小心接招，我还你一招‘月涌大江

流’。”声出招发，登时只见一片寒光，突然涌现，剑势绵绵不断，当真是如一轮皓月，涌出江心，而浪花四溅，将江心的月影，荡得破了又圆，圆了又破的模样。

这两人对拆了一十二招，每一招都符合一句唐诗的意境，看得秦元浩目眩神迷，心中想道：“怪不得师父说江湖上藏龙卧虎，处处都有能人。这个少年的剑法不知是哪一派的，但已不在我派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之下。”想至此处，不觉油然起了结交之心。

心念未已，那少年念道：“风急翻霜冷。”寒光一抹，剑影翻腾，出手快极。那少女回了一招“云开见月惊”。这一招横剑前推，本来是解拆少年那一招的，但因这少女时候拿捏得不够准确，慢了些儿，劲力不足，只听得“当”的一声，双剑相交，少女的青钢剑脱手坠地。

秦元浩见这少年的剑术使得如此精妙，几乎禁不住喝起彩来，幸亏警觉得早，话到口边，终于忍住。

少年拾起剑来，赔笑说道：“对不住，我收势不及，把你的剑打落了。再来，再来。”

少女赌气道：“我的剑比不过你，不来了。”少年说道：“咱们是拆招玩儿，你怎么认真起来了？”少女说道：“说是拆招玩的，你为什么存心要我好看？就算你是师父，我是徒弟吧，你也不该把我的剑打落。好，你的剑术多好，我也不跟你学了。”

少年连忙赔礼道：“我若是存心的，叫我不得好死。好在也没旁人，你也不怕给人笑话。”

少女道：“你怎么知道没有旁人？”少年说道：“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说没有旁人就没有旁人。要是真的有的话，我还不把他揪出来吗？”

秦元浩听得他们如此说话，似乎是针对自己而发，不自觉地连忙把身子躲藏得隐秘一些。

秦元浩本来是动了与他们结交之念的，如今听了他们的说话，方才警觉倘若自己此时出去，实是大大的不妥。要知武林中人，在他们练习本门的秘传武技之时，是决不欢迎外人旁观的。故而偷看别人练武，列为武林禁忌之一。秦元浩心里想道：“幸亏他们没发

现我，要不然只怕要惹出麻烦。我又不知道这家人家的来历，还是等待到了江家之后，向同道的长辈打听，知得清楚了，再来结交也还不迟。”

秦元浩想要走开，但这对少年男女还在园中，秦元浩一走，只怕会给他们发现。因为秦元浩虽然无意偷看别人练武，也只好再看一下去了。

只听得那少年说道：“姊妹，咱们只是彼此切磋，怎谈得上什么传授？这套剑法是我练了多年的，当然可以由我教你，但说到暗器功夫，我可就要向你请教了。对啦，咱们今天不练剑术了，继续再练暗器如何？听说你的梅花针打得出神入化，露一手给我开开眼界吧，也好让我学学高招。”

少年这么一捧，这少女才化嗔为喜，说道：“你别给我乱戴高帽，我爹爹说，你的叔祖是天下第一高手，你的暗器功夫怎会比不上我？是存心要看我的笑话吧？”

秦元浩听了，不觉惊疑不定。心里想道：“当今的天下第一高手，谁不知道是江大侠？哪来的又一个天下第一高手？若说这少年的叔祖就是江大侠吧，但江大侠今年不过四十出头，怎能就有侄孙？何况也没听说江大侠另有兄弟？”

少年笑道：“武功之道，各有所长。你家的点穴法与暗器功夫，我的叔祖也是很佩服的。你别客气了，礼尚往来，你也该教教我了。”

秦元浩起初以为他们是同门的师兄妹拆招，如今才知道不是。

少女说道：“好吧，你既然定要看我笑话，那我就只好献丑了。”说罢，掏出了一把梅花针，自言自语道：“怎么练呢？嗯，有了，这些嗡嗡叫的蜜蜂令人讨厌，待我把它打下。”

少女附近的桂树上，正有一群蜜蜂飞来采花酿蜜。少女说罢，把手一扬，只见金光闪烁，一大群蜜蜂纷纷坠下。

这少年喝彩道：“好，好功夫，难得的是每一只蜜蜂都着了一口梅花针，不多也不少，这手功夫比‘天女散花’要高明多了。”

少女笑道：“你倒是个识货的行家，如今该看你的啦。”

秦元浩见了这少女的暗器功夫，也不禁暗暗吃惊，但心里却是

想道：“这少女的暗器手法确是高明，却未免太残忍了。且看这少年的暗器功夫又是如何？”

这少年并不客气，说道：“好吧，你要我献丑，我也只好从命了。”说罢，脸儿朝外，倏地把手一扬。

少女道：“你打什么？”就在少女说话之时，秦元浩只觉微风飒然，对方的暗器已然打到。原来这少年是把他当作暗器的目标的。

秦元浩冷不及防，险些给他打着。连忙在间不容发之际，施展“弹指神通”的上乘武学，铮、铮、铮三声响过，三枚透骨钉给他弹得飞出数丈开外，方才落地。但秦元浩的指头也微觉疼痛，他与这少年之间距离有二十丈开外，而且这少年是在山坡下面打上来的，打到二十丈开外，居然还有如此劲道，秦元浩也不禁大为惊骇了。

这少年把透骨钉一发，猛地就大喝道：“何方小子，胆敢偷看我们练武，你当我们不知道吗？快快给我们滚出来！”少女则笑道：“这小子的功夫也还当真不坏呢！”

秦元浩本来就有与他们结交的心意，只因怕犯了江湖禁忌，才不敢出来。但如今既然是给他们发现，也就只好出去了。

当下，秦元浩跑下山坡，跃过围墙，到了园中，向那少年拱一拱手，说道：“小弟是武当派的弟子秦元浩，路过此地，并非有意偷窥。请兄台原谅。”

秦元浩自报师门来历，一来是依照江湖规矩，向对方表示尊重的意思。二来也是希望取得对方的好感，不至于对他有所误解。要知少林、武当，并驾齐驱，乃是武林中最大的两个门派。别人听得武当的名头，多少会对他有几分尊重。

不料这少年受了秦元浩的一揖，大刺刺的竟不还礼，却冷冷说道：“管你是什么武当弟子，你偷学我们的剑术，就是不该！”

秦元浩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也很有几分傲气的。尽管他想与对方结交，但听了少年这样不客气的说话，也不觉动了怒气，说道：“兄台的剑术确属高明，但我武当弟子，还不至于是偷学别人武艺之辈！”



封妙嫦笑道：“原来你这一招是可以这样解的。”

少年“哼”了一声，说道：“武当弟子又怎么样？好，我就领教你的武当剑术！”长剑一指，疾如掣电，陡然飞起几朵剑花，就向秦元浩攻了过去。一招之间，连刺秦元浩的三处大穴。

秦元浩心里想道：“我可不能辱了本派的威名。”在对方苦苦相迫之下，秦元浩也只好拔剑招架了。

这少年道：“姊妹，你小心细看！”刷的一招“大漠孤烟直”，剑直如矢，使得迅捷无比，剑尖指向秦元浩的面门，竟是想刺瞎他的眼睛！

秦元浩又惊又怒，心道：“即使我是偷窥了你的武技，你也不该出手如此狠毒！”当下只好也施展本门绝学，一招“横云断峰”，剑势一封，倏地一翻一绞，只听得“当”的一声，少年的长剑给他格开，身形斜窜三步。少女格格笑道：“我仔细看了。原来你这一招‘大漠孤烟直’是可以这样破解的。”

这少年本来是想在意中人的面前炫耀他的剑法的，不料伤不着人家，反而给人家迫退三步，不禁老羞成怒，喝道：“好，叫你这小子知道厉害！”长剑一圈，接着一招“长河落日圆”，剑光飞舞，倏然间合成了一道光环，将秦元浩的身形笼罩在他的剑光之下，倘若给他这招得手，秦元浩就要给他拦腰斩为两截。

秦元浩见他越来越狠，心中火起，想道：“不还他一点颜色，他只当我是好欺负的了。”于是剑尖一挑，从光环中穿入，一招“横扫六合”，只听得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霎然间剑光流散。少年的这招“长河落日圆”又给他破了。

秦元浩道：“可以罢手了吧？”少年喝道：“胜负未决，焉能罢手？”说话之间，疾攻三招，一招狠过一招。他这套剑法确有独到之处，每一招都有着好几个变化，连环三招，一气呵成。幸亏秦元浩看过他与这少女拆招，稍微摸到一点底子，这才不至于给他杀得手忙脚乱。

秦元浩心里想道：“这小子不肯罢休，我若只守不攻，终须吃他的亏。”要知武当派的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本来是以攻为主的，用来防守，实是不能发挥剑法之长。

秦元浩一声长啸，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不住，我可要

还招了！”手起剑落，左刺两剑，右刺两剑，中间又疾刺三剑。出手七招，快如闪电，式式不同。少女在旁边看得目眩神摇，失声说道：“咦，文大哥，他的剑法似乎比你还快几分呢！”

少年面若寒霜，他在秦元浩的连环夺命剑法急攻之下，已是分不出心神与这少女说话。只见他蓦地平地拔起数尺，长剑横空一掠。剑锋自左而右，忽地却在中途一转。剑势陡然迭转，出手如此之快，招数随心转换，这在剑术中也是极难练的了。

这少年一起一落，剑光横空一掠，在这瞬息之间，也使出了五种不同的招数。只听得又是一片断金戛玉之声，秦元浩的连环七剑，竟也给他化解开去。秦元浩见他解得如此精妙，心中也不由得暗暗佩服。

秦元浩赞了一个“好”字，意欲就此收手。不料那少年又攻过来，冷冷说道：“我的剑法是好是坏，用不着你来评论。哼，你们武当派的所谓‘连环夺命剑法’也不见得就夺得了我的性命。”疾攻过来，身随剑进，左一招“星垂平野阔”，右一招“月涌大江流”，剑光霍霍展开，当真是有若长江大河，滚滚而上。

秦元浩心中想道：“此人简直是不可理喻，说不得我只好与他认真厮杀一场了。”秦元浩有所不知，这少年倒不是满不讲理，而是气量狭窄。他气忿他的意中人称赞了秦元浩的剑法，故而非把秦元浩挫折不可。

这少年身随剑进，剑法展开，凶猛处有如奔雷骇电，轻灵处又宛若流水行云，确是不容小觑。秦元浩乍逢劲敌，抖擞精神，把“连环夺命剑法”使得凌厉无前，霎然间只见满场都是剑光，忽东忽西，忽聚忽散，宛如水银泻地，花雨缤纷！场中只有两人比剑，却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追逐。不多一会，双方越斗越紧，但见剑光，不见人影。

这少女初时还是神色从容地注目而观，随着他们越斗越紧，这少女的心情也不觉越来越是紧张。待到只见剑光不见人影之时，她已是不由自己地惊慌起来了。

这少女怕的是“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心中想道：“伤了文大哥固然不好，但若伤了这姓秦的少年，这，这也是不好。他偷窥

我们练武，只不过是一点点小事，重伤了他于心何忍？而且他是武当派的弟子，伤了他只怕也会留下无穷后祸。可是，我又没有能耐将他们分开，这可怎么办呢？”

少女心念未已，忽听得“当”的一声，满空剑光收敛。原来他们双方都用快剑疾攻，有一招恰好碰上。双剑相交，各以内力相斗。

姓文的这个少年与秦元浩斗了一百来招，已知武当派的“连环夺命剑法”果是非同小可，久战下去，只怕自己稍有疏虞，便要吃亏。故而双剑一交，他便立即用个“压”字诀将秦元浩压住，不许他抽出剑来。意欲凭借本身的内功，将他压服。

秦元浩正想抽出剑来，忽觉一股大力似暗流般的突然汹涌而至，冲击他的虎口。秦元浩心道：“原来这小子居然也会隔物传功。”本来以秦元浩的功力，他要抽出剑来，还是可以的，但秦元浩是个外圆内方的人，年轻人也难免带有几分傲气，在对方紧紧相迫之下，不觉也起了争胜之心，心中想道：“我若抽剑，他只当我是怕了他。好，我就与他较量较量内功。”当下，也运内功反击。到了双方的内力互相冲击的时候，那就谁也不能收招罢手了。

转眼间两人都是大汗淋漓，但秦元浩的神色还比较从容，那姓文的少年则已是青筋暴露，比他狼狈得多。原来秦元浩所学的乃是正宗内功，较为纯厚，那姓文的少年所学的则是邪派内功，初交手时极为霸道，时间稍长，克制对方不下，就渐渐变成了强弩之末了。

内功的较量非比寻常，一个不敌，就有性命之忧。此时这姓文的少年又是后悔又是着急，心里想道：“早知这小子有如此功力，我不如和他比剑还好，比剑不敌，最多不过受伤。如今要想转败为胜，除非是姊妹助我一臂之力了。”

秦元浩此时业已稳稳占了上风，但胜负依然未决，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来对付这姓文的少年，故此若在此时，即使一个武功很平庸的人在他背后偷袭，他也是难以分神应付的。

这姓文的少年平素在这少女面前夸口惯了，这少女也是一向佩服他的武功的。此时他想向她求助，却是苦于说不上来，心里又

是着急又是着恼：“姊妹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她还看不出来，却还袖手旁观？”无可奈何，只好向她打了一个眼色。

这少女虽然不是武学的大行家，但胜负的关键她是看得出来的。不过，她若上前偷袭秦元浩的话，秦元浩一定给她的“文大哥”所杀，为了一点小事，就杀了一个武当派的弟子，即使她不计后果，也是觉得于心不忍的。可是她若不上去暗助这少年的话，她又怕她的“文大哥”不死也受重伤。是以她在这少年向她打了一个眼色之后，虽然拔剑出鞘，一时间却仍是踌躇莫决。

这少女在秦元浩的背后，她拔剑出鞘，秦元浩并不知道。但那少年所打的眼色他却是看见了。秦元浩心里想道：“我与他本来并无仇怨，何苦要伤了他？看他如此焦急的神情，大约就快支持不住，急于向人求助了。不如我拼着冒点危险，就此罢手，大家都有好处。”

其实他此时罢手，并非如他所想的只是“冒点危险”，而是要冒着绝大的危险的。因为双方都正在以全力比拼内功，他若是突然收手，对方猛攻过来的话，他就可能有杀身之祸。但秦元浩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认为以这少年的武学造诣，他若然临胜收手，这少年决不至于不知道他是手下留情。既然知道他是手下留情，难道还会乘机取他性命？故此他认为所受的危险，只不过是在收手的那刹那间，所受的对方的内力震撼而已，他相信以他的内功造诣，是不至于受伤的。

秦元浩想得如意，不料那少年的动作却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这姓文的少年一来恨秦元浩在这少女的面前将他较量下去，大大损伤了他的颜面；二来见这少女拔剑出鞘，却迟迟不肯上前，心中更为愤怒。秦元浩突然收手，他不假思索，一剑就猛刺过去。

秦元浩大吃一惊，但他毕竟是武当高徒，在这性命俄顷之间，显出他的超凡本领，一个“移形换位”，立即便还了一招“弯弓射雕”。

这一招“弯弓射雕”乃是攻敌之所必救，依照常理，这少年必须闪避，同时变招招架才行。但不料这少年出手之时，以为有机可乘，志在必得，使的竟是一招极为霸道的强攻招数，名为“插